

非洲后冷战时期战略伙伴关系背后的国际政治

[赞比亚] 恩琼加·迈克尔·穆里基塔

【内容提要】1990 年冷战结束时，西方的学者和分析人士都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注定毫无希望的大陆。二十多年过去了，西方的政客和学者一致摒弃了 20 世纪 90 年代唱衰非洲的论调，相反，他们如今认为非洲有巨大的地缘战略价值。2004—2008 年，非洲与南美、印度和土耳其等结成了一系列开拓性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加强合作和促进增长。在这段时间内，非洲也重塑、盘活和加深了以欧非关系、中非论坛和日本牵头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等传统合作伙伴关系。本文主旨在于：（1）评价 21 世纪大国/主要区域集团与经济振兴的非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动机；（2）审视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非洲各国对这些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发展预期；（3）审视这些合作伙伴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为非洲带来切实的发展成果，从根本上改变非洲和世界之间的力量关系；（4）基于以上几点，评估中非合作论坛在帮助非洲实现后 2015 发展目标中的作用。

【关键词】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非洲；合作伙伴

【作者简介】恩琼加·迈克尔·穆里基塔（Njunga-Michael Mulikita），赞比亚共和国卢萨卡市铜带大学达戈·哈马舍尔德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博士与项目协调人。

一 引言

本文假定后冷战时期的特征是全球化与区域化两大进程并行不悖。在

这一充满变化和动荡的大环境下，各大国与主要区域集团之间为了实现经济和战略外交利益最大化而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和联盟。冷战时期的两极化格局向多极化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过渡，这种形态难以预测，战略稳定性差。因而，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南美洲的巴西和亚洲的印度等区域强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等新兴世界大国不得不寻求建立各种战略联盟，以图保护自身乃至所属区域的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

非洲联盟委员会认为，非洲在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时应遵循参与合作的各方预期实现互利“共赢”特定目标的基本原则。目的是打破长期以来捐助与受助关系旧模式，建立责任和义务对等的关系。^①

本文将讨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不悖，有时还相互交织的背景下，非洲在这种世界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

非洲，通过其主要区域组织非洲联盟（非盟），吸引其他（大陆的）区域（组织）提出与其建立伙伴关系，非洲也与其他大陆的对应区域组织以及新兴的地区和全球性大国达成了一些战略合作协议。

二 定义全球化、区域合作、区域融合与区域之间的合作

全球化

学术界对全球化并没有普世接受的定义。一些学者强调全球化的经济意义，侧重贸易、金融和通信的重要性。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曾提出一个宽泛的释义，简明地将全球化归纳为替代冷战的一种国际体系。^②

就本文的范畴而言，另一种定义是“全球化系由国际贸易和投资驱动的各国之间个人、企业和政府凭借信息技术进行互动和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影响着全世界的环境、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与繁荣，以及各

① African Union, *Afric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ww.au.int/en/partnerships.

② Cited in Daniel A. Strasse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2009, www.tcc.edu/welcome/.../ThePolitic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_3.ppt.

个社会的人类福祉。^①

以下这些要素体现了我们所理解的 21 世纪全球化:

1. 全球化——“变小的世界”
2. 人们联系更加紧密
3. 时间和空间距离接近的世界
4. 没有国界的世界
5. 商品、服务和观念快速或即时流通
6. 技术驱动

交通: 海运、集装箱运输和航空旅行

通信: 电视与互联网

全球化的种类:

可以细分为以下几方面:

1. 技术: 信息技术、生物医学、环保、机器人
2. 人口: 增长、老龄化、年轻人口膨胀、妇女、劳动力、流动
3. 经济: 商务、工业、通信和服务业
4. 金融: 投资、银行、汇率、黑市、洗钱
5. 文化: 观念、意识形态、教育、文明、流行文化
6. 政治: 民主、多国组织、国际法和国际机制、法治和公民社会
7. 军事/安全: 核扩散、联盟、新兴力量
8. 环境: 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滥伐森林
9. 健康: 流行病、饮用水、艾滋病、疟疾
10. 资源: 水、粮食和农业、能源和燃料、矿物
11. 恐怖活动: 伊斯兰极端分子, 其他宗教、民族和国家极端分子
12. 犯罪: 集团犯罪、毒品走私、海盗、拐卖人口和来自冲突地区的

钻石

从以上各方面显然可以看出全球化是个极为复杂和动态的全球性过程, 全球化在可能带来众多好处的同时也有不好的影响。凭借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大跃进, 全球化一方面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犯罪和恐怖活动也可以借助相关技术泛滥成灾。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就曾警

^① www.globalization101.org.

告世人,“全球化可能为少数精英造福,也会让数百万人陷入贫穷与苦难的恶性循环”^①,从而引发全球性动荡不安。

区域合作与区域融合

区域合作可以定义为三个以上地理位置相近且相互依存的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在一个或多个领域进行合作。

21 世纪的区域合作或通常所说的新型区域合作是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在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与冷战时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或其对手华沙条约组织(华约)各国结成国家安全联盟的旧式区域合作不同,新型区域合作是开放性的合作,旨在加强区域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即全球化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新型区域合作也超越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南、北对立,因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进行经济合作。因此,新型区域合作削弱了南南合作的根本基础以及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等机制的存在理由;而这些机制曾在冷战的两极世界中有很大的外交影响力和知名度。

区域融合

区域融合是一个复杂和多方面的过程,以确定独立国家之间达成协作的速度和形式。区域融合不一定体现于建立正式的机制,可以采取“共识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或“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形式。因此,大型合作框架下一部分国家的联盟携手推进某个具体项目,形成“多种速度的”或“多种形态的”区域协作。

区域间合作

区域间合作指不同区域组织在特定政策领域定期开会交流信息与合作,通常机制化程度较低。例如非统组织/非盟和欧洲联盟(欧盟)之间自 2000 年第一次峰会后不断发展的关系。非盟也与美洲国家组织建立了工作关系,并长期保持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协商的机制。

^① Gila Reinstein, “U. N. leader stresses nations’ obligations in “world without walls”, Yale Calendar & Bulletin, October 11, 2002, Volume 31, Number 6; <http://www.yale.edu/opa/arc-ycb/v31.n6/story4.html>.

区域间合作可以采取某个区域组织（如非盟或东盟）与单个国家发展关系的形式，如中国与非盟的关系、中国与东盟的协商对话机制等。区域间合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两个或多个地区的主要代表之间建立合作机制来行使区域领导权，如印度、巴西、南非的前身——印度—巴西—南非（IBSA）三国联盟，后来加上中国和俄罗斯组成更大的金砖集团（BRICS）。这三个国家作为志同道合的区域民主强国，在改变全球经济中的南北力量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①

三 为什么全球强国都争相与非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如今西方世界决策者和知识界已达成广泛共识，与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对非洲的末日预言截然相反，非洲不是一个充斥着“失败政权”的绝望大陆，而是一个蕴含着无限经济与地缘价值的大陆。^② 非洲大陆及其人民显示出了惊人的韧性，使 20 世纪 90 年代初唱衰非洲的论调没有成真，非洲已不是人们预言的那个充满苦难、战乱和流行病的大陆。而且，一些非洲国家跻身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之列，非洲势将成为未来十年或 21 世纪世界的经济引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权威可信的预测，2012—2017 年，6 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位居世界前列。^③ 安永审计所（Ernst & Young）的 2013 年竞争力调查预测，在上述时段，马拉维、莫桑比克、安哥拉、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的经济将领跑非洲。^④

马拉维高居榜首，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此期间有望增长 7%，莫桑比克紧随其后，增长 6.8%。并列第三的是安哥拉和卢旺达，均预计

① Francis Kornegay, “The Geopolitics of IBSA: The South African Connection”, www.ipc-undp.org/conference/Ibsa/papers/ibsa14.

② Mulikita NM, “China’s diplomatic success in Africa: value of ‘soft power’”, South African 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 Tuesday, 14 August, 2012, <http://www.safpi.org/news/article/2012/china-s-diplomatic-success-africa-value-soft-power>.

③ The Citizen, “Study reveals Africa’s six best performing economies 2012—17”, 15 March, 2015, <http://www.thecitizen.co.tz/Business/Study-reveals-Africa-s-six-best-performing-economies-2012-17/-/1840414/2125254/-/tqn3wa/-/index.html>.

④ Ibid. .

增长 6.5%。埃塞俄比亚总产值将增长 6.3%，赞比亚为 6.2%。

根据安永的调查，尽管有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非洲经济的总量自 2000 年以来增加了两倍多。非洲拥有光明的前景，很多国家将持续刷新经济高速增长的纪录。

怀疑派常说，这种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自然资源的开发。自然资源的确是非洲拥有的一项战略资产，若利用得当，非洲可以将开采黄金、白金、石油和钻石的收益盈余用于投入人力资源开发。

安哥拉、塞拉利昂和卢旺达等战后国家凭借惊人的经济增速吸引了外国投资。南苏丹一旦结束当前的冲突，也将成为重要的外商投资地，外国投资者渴望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重建和经济复苏。

国际商业时报（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网站的数据显示，非洲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即将超过目前世界第一的印度。未来 16 年将有一半非洲人生活在城市。非洲的中等收入人数也会超过印度。

非洲正在形成 5 大贸易集团，非洲域内贸易格局随之改变。据国际商业时报统计，非洲的经济总量达 2 万亿美元。

非洲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向全世界表明，愿与国际社会在共赢的基础上共同开发非洲的丰富资源。

非盟在外交方面已成为非洲大陆及其人民最权威、最正当的代表。非洲在联合国占有 54 个席位，其强大的投票影响力已使各大区域认识到，所有重大国际问题都必须与非盟协商。世界各大国的使节纷纷入驻非盟总部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以便影响非盟。亚的斯亚贝巴如今成了世界上一个主要的外交中心。

四 非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概览

（一）非洲—欧盟合作伙伴关系

非洲与欧盟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传统关系，酝酿时间颇长。2000 年于埃及开罗举行第一次非洲—欧盟峰会，始创合作机制。2007 年 12 月于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第二次峰会，通过《非洲—欧盟共同战略》（JAES）及其行动方案。第三次峰会于 2010 年 11 月在利比亚的黎波里举行。《非欧共同战略》反映了两个大陆各自的一体化进程，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

变迁，尤其是全球化的挑战。显然，这一伙伴关系是最有成效的伙伴关系之一，在和平与安全、民主治理和人权、贸易、移民、人口流动和就业、气候变化、区域一体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有实质性成果。

然而，欧非合作伙伴关系却被欧盟用来破坏非洲国家的政治凝聚力与团结，欧盟企图给非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抛弃欧盟不喜欢的非洲领导人。例如欧盟拒绝邀请罗伯特·穆加贝（津巴布韦）和奥马尔·巴希尔（苏丹）出席上一次欧非峰会。

（二）非洲—南美峰会（ASA）

非洲—南美峰会机制相对较新，势头渐劲。第一届峰会于2006年11月30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第二届于2009年9月27日在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举行，第三届于2012年5月15—16日在赤道几内亚马拉博举行。

这一伙伴关系迄今未见实质成果，目前仍在努力创建必要机制以有效落实相关决议。可能由于双方具有相似的历史背景，该伙伴关系侧重政治团结。然而，这个机制可以实施一些具体合作项目，非洲需要确定自己的核心利益，推动相关机制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非洲—南美峰会面临各种挑战，比如需要明确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峰会设立的总统级战略委员会、常设秘书处和执行秘书的作用和职能，以及它们与现有峰会机构的工作关系。同时，还应理顺峰会框架下有关项目的融资机制以达成实质成果。非洲曾就此提出了融资方案，峰会授权双方建立工作组研究探讨，并向第三次峰会提交报告。2011年11月在赤道几内亚马拉博举行的非洲—南美部长级会议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通过了用于指导总统级战略委员会和执行秘书处工作的若干规定，待峰会通过后即可生效。

巴西和委内瑞拉希望从非洲—南美合作伙伴关系中获得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好处，因此一直扮演着南美一方领头羊的角色。巴西利用这层关系，进一步推进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影响力。巴西在非洲葡语国家和尼日利亚、尼日尔、赞比亚等资源富集国拥有广泛商贸利益。在富有个人魅力的已故总统乌戈·查韦斯的领导下，委内瑞拉将这个伙伴关系当作打造南南合作平台的工具，挑战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霸权。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总统魅力不足，令

人怀疑他能否继续以同样的力度推进非洲—南美议程。

（三）非洲—日本进程（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是由日本发起的一个协商性论坛，最初目的是为非洲提供发展援助。会议始于1993年，之后每五年举办一次，共举办了三次，分别是1998年第二届、2003年第三届和2008年第四届。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其初衷是给非洲提供援助，侧重日方想象中的非洲发展需求和优先重点，并不是与非洲合作。当时非洲需要加强非洲领导人和日本之间的高层对话，获取更多针对非洲“自主”开发项目的支持。

2008年5月28日至30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四届会议是这个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吸收非盟及其委员会全面参与日非合作，为日非之间结成基础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铺平道路。

《横滨宣言》和《行动计划》设计了五年内要采取的具体行动。应非洲各国元首将日非合作机制化的要求，会议还有史以来首次确定了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后续行动机制，形成秘书处、联合监督委员会和后续会议三级结构。

自2012年起，日本和其他共同主办方同意非盟委员会也作为一方合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然而，尽管日本政府和非洲各国共同讲了不少高尚远大的外交辞令，一些非洲学者仍然质疑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给非洲带来多少切实的收获，并且指出日本的根本动机是确保非洲各国支持它实现争当联合国安理会扩大后的常任理事国之长远目标^①。

（四）非洲—美国（非洲增长机遇法案）

非洲增长机遇法案（AGOA）于2000年经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为非洲各国进一步开放经济和建立自由市场提供了切实动力。在尚未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当中，这个法案打开了进入美国市场

^① See Mulikita, N. M., "The TICAD Process—An Appraisal of TICAD II", (1998) 6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261–275.

最为便利的双边渠道。法案通过促进非洲经济和商业制度改革来支持美国企业的发展，非洲各国改革后将会拥有更强大的市场，并且和美国企业建立更有效的合作关系。自从出台之日起，该法案历经三次修订。2002 年的《非洲增长机遇法案二》大幅扩展了美国市场上来自非洲受益国进口商品的优惠准入范围。《非洲增长机遇法案三》提出《提速法案》，将非洲受益国获得的优惠准入期限延长至 2015 年 9 月；而《非洲增长机遇法案四》，亦即《非洲投资促进法案》，确保第三国纺织品进口再续期 5 年，从 2007 年 9 月延至 2012 年 9 月；添加了一则大量供应某些商品的条款，指定某些牛仔布制品为对美大量供应商品；并且允许欠发达的非洲受益国在《非洲增长机遇法案》框架下出口特定的纺织品。

美方设立实施《非洲增长机遇法案》的次级委员会贸易政策工作委员会（TPSC），负责处理以下事务：

确定有资格的国家；

确定扩大后的普遍优惠制（GSP）中所覆盖的零关税产品种类；

核实各国是否遵守服装产品进口优惠的限定条件；

建立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贸易论坛；

提供技术援助确保非洲各国符合优惠政策要求。

由于这种合作受美国国会立法的制约，并具有双边性质，所以《非洲增长机遇法案》不符合非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定义。非盟一直想与美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审视双方目前的战略交往，包括《非洲增长机遇法案》。

该法案同样没有像美国外交官和贸易代表承诺的那样给非洲带来益处。就目前情况看，美方的质量控制标准过严，非洲企业很难出口商品到美国市场。美国政府还利用这个法案作为政治工具，专门挑出美政府不喜欢的非洲国家政府并百般刁难。苏丹和津巴布韦就被排除在外，这也是美国混淆视听的手段之一，以抹黑看不上的非洲国家领导人。

（五）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

1977 年在埃及召开的开罗峰会正式建立了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伙伴关系。由于非洲拥有世界上约 2/3 的阿拉伯人，因此双方的团结至关重要。2010 年 10 月 10 日，第二届非洲—阿拉伯峰会在利比亚苏尔特市举行，旨在重振双边合作伙伴关系。

峰会通过了以下四项决议:

1. 《关于非洲—阿拉伯合作伙伴战略和 2011—2016 年非洲—阿拉伯联合行动计划的决议》;
2. 《关于建立非洲—阿拉伯赈灾联合基金的决议》;
3. 《关于支持苏丹和平行动的决议》;
4. 《关于第三届非洲—阿拉伯峰会日期和会址的决议》。

峰会还发布了《苏尔特宣言》，阐述了双方就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的共同立场。第二届非洲—阿拉伯峰会虽然在时隔第一届峰会 30 多年之后才召开，但清楚地表明当代非洲和阿拉伯领导人决意追随 20 世纪 70 年代先辈们的脚步，重视恢复和加强两个区域兄弟民族历史悠久的团结。第二届峰会重新接续中断 33 年的高层政治对话，为非洲—阿拉伯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希望和方向。

就巴以冲突而言，非洲—阿拉伯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使阿拉伯联盟得以放胆指责和孤立以色列。然而阿拉伯领导人却并未热情回报，常常缺席非洲—阿拉伯峰会。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私下表示出对于这样一种不对等的伙伴关系颇为不满，而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把资金盈余都放入西方金融机构的主权财富基金当中，根本不照顾它们的“非洲兄弟”。利比亚的卡扎菲最热衷于倡导非阿团结，他在 2011 年倒台和去世预示着非阿伙伴关系前景不妙。阿拉伯联盟似乎只是希望确保非洲支持他们在联合国通过反对以色列的决议。

(六) 非洲—印度伙伴论坛

非洲—印度合作始于 2008 年 4 月 8 日至 9 日在新德里召开的非洲和印度领导人峰会，包括高级官员会议、部长级会议和国家及政府首脑会议三级。峰会产生了两个主要成果文件《德里宣言》和《非洲—印度合作框架》。2011 年 5 月 25 日，第二届峰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沿袭了第一届峰会的模式。

2010 年 3 月 10 日，第一份《非洲—印度行动计划（2010—2013）》在新德里诞生。按计划，印度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优惠贷款，为前往印度高校学习农学的非洲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承诺帮助非洲各区域建设各类学校、职业培训中心、提供住宅建筑示范项目、建立泛非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电子网络。此后，这一行动计划有所修订，印度方面增添了许多新

的倡议和项目，旨在加强非洲的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生产力，确保非洲提高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更高层次增长的自身能力。

非洲—印度伙伴关系仍有拓展的潜力，有望形成高效的合作伙伴关系。由于有具体项目和专项资金支撑，这一合作能够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七）非洲和土耳其合作伙伴关系

2008年18—20日的伊斯坦布尔峰会建立了非洲—土耳其合作伙伴关系。此前在安卡拉和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过筹备会议。峰会的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各层次全领域的合作；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建立非洲和土耳其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合作。

首届峰会通过了两份成果文件，即《伊斯坦布尔宣言》及《合作框架》，指明了双方合作的具体领域。之后双方又联合出台了《2010—2014年执行计划》，显示出众多非洲国家和土耳其有着紧密的双边关系。

非洲—土耳其伙伴关系的潜力巨大，但是协议的实施速度和广度还有待加强。迄今为止，伊斯坦布尔协议的执行并未取得很大进展。通过签署上述协议，土耳其获得的直接好处就是在非洲各国的支持下，于2009—2010年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08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的选举中，土耳其获得了151票。^①

（八）机构间合作/伙伴关系

非洲联盟通过其委员会也和其他类似的组织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或者联系。这些组织包括：

- （一）阿拉伯国家联盟（LAS）；
- （二）美洲国家组织（OAS）；
- （三）伊斯兰合作组织；
- （四）英联邦；
- （五）法语国家组织。

非盟委员会与这些组织在一系列领域的合作都非常有益。除了美洲国

^① See Mehemt Ozkan, “Turkey’s Rising Role in Africa”,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ume 9 No. 4100; turkishpolicy.com/pdf/vol_9-no_4-ozkan.pdf.

家组织 (OAS), 许多非盟成员国都是其他四个组织的成员, 非盟和阿盟之间有着特殊且活跃的关系。非洲各国与这些组织机构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有利于促进它们与非盟的关系, 并造福于非盟成员国。^①

(九) 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非洲友好国家搭建的一个集体磋商和对话的平台, 也是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论坛有两重特性。第一, 在一个务实的框架内加强磋商和扩大合作; 第二, 以相互支持和相互合作为目标, 推动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论坛形式为部长级会议, 已经举办过四届^②: 2000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于中国北京; 2003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于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 2006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于北京; 2009 年 11 月 8 日于埃及沙姆沙伊赫。2006 年的中非论坛为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以庆祝中非建交 60 周年。

历经多年孕育, 中非合作论坛形成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目前, 论坛运作良好, 能够给双方带去各方面的益处。^③ 在很多领域, 这一伙伴关系已经带来一些有益于非洲的实际成果, 然而非洲仍须在挖掘现有市场潜力和经营机会方面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一伙伴关系。同时还需要将这对伙伴关系与非盟的战略目标对接。中国政府无偿援建的非盟办公和会议大楼在 2012 年 1 月投入使用, 这组宏伟建筑显示了中非伙伴关系给非洲带来的真实价值。同样重要的是, 2011 年 10 月 26 日在中国杭州举行的高官会议上, 非盟委员会在中非合作论坛中的地位由原来的观察员升级为正式成员。

五 结语和展望

非洲各国应该通过非盟全面地评估 2004 年来非洲签署的全部战略伙

① African Union, 'Afric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ww.au.int/en/partnerships.

② 中非合作论坛现已开过六届。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2012 年 7 月 19 日至 20 日于北京; 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暨约堡峰会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于南非约翰内斯堡——译注。

③ See Said Adejumo, "Beyond the Money and Infrastructure", *New African*, March 2015, No. 548, pp. 10 - 12; and Reginald Ntomba, "Zambia-China: All weather friends?", *New African*, Op. cit, p. 24.

伴协议。非洲需要辩证地评价整个大陆从所有这些伙伴关系中收获了什么。在中立的观察者看来，风险在于非洲领导人在签署这些协议时没有认真地权衡利弊。决策者和学者普遍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为中国和非洲各国带来了双赢的结果，因此非盟委员会应该将中非合作论坛作为衡量其他伙伴关系的基准。

令人担忧的是，诸多证据表明，非洲从某些伙伴关系中所获益处非常少；而非洲的伙伴们却通过赢得非洲的外交支持而收获了战略和象征性的外交成果。此外，某些伙伴将一些非洲国家划为“无赖”国家，并制造这些国家与非洲多数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破坏非盟的体制凝聚力和政治团结。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会损害非盟长远的政治和体制效用，非洲各国应当警惕这一祸害。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有些大国此前诱使非洲国家不要在近期召开的亚的斯亚贝巴非盟峰会上推选津巴布韦领导人罗伯特·穆加贝为非盟主席，但是非洲各国看穿了那些国家的分化诡计，不予理睬，一致鼓掌表决穆加贝当选大会主席。

(吴滨滨译，舒展校；责任编辑：舒展)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Africa's Post-Cold War Strategic Partnerships

[Zambia] Njunga-Michael Mulikita

Abstract: When the Cold War ended 25 years ago, Sub-Saharan Africa was written off by Western academics and analysts as a doomed landmass. Two decades on,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academics agree that, contrary to their apocalyptic predictions of the 1990s, Africa has immense geo-strategic value. Thus, in the period between 2004 and 2008, Africa developed a number of ground breaking partnership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imed at enhancing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ing growth of the continent. These include the Africa-South America, Africa-India, and Africa-Turkey partnership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exis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Africa and its traditional partners were re-defined, invigorated and strengthened. These include Africa-Europe Partner-

ship , the China–Africa Forum and the TICAD process led by Japan. This paper thus seeks to: (1) Critique the strategic motivations of the major powers/regions that have establishe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an economically resurgent Af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2) Interrogate the strategic–developmental expectations of African countries from these partnerships in the context of a rapidly globalizing global economy. (3) Interrog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artnerships offer Africa prospect of tangible developmental gains resulting in fundamental re-alignments in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ntinent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4) Assess , In light of the above , what role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can play in advancing African developmental aspirations after 2015

Key words: Post–Cold War , Geopolitics , Africa , Partnerships